

水鄉青草茂 白首憶童年

□吳冠中

國寶級的中國當代藝術大師吳冠中輕輕的走了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留下來的卻是繽紛烙印。他提出「風筆不斷線」的創作原則，堅持有自然根據的感覺抽象和油彩墨彩的輪轉間作，嘗試西方式結構同中國意境韻味的有機結合，構成獨特之「自然——形韻」新體系。其所著文章也育人，樸實無做作，讀之所得甚多。以下作品，摘自即將出版的《自家江山——吳冠中筆下的宜興》一書。文章原題為《水鄉青草茂》。

故鄉情懷

故鄉已離得那麼遙遠，並且是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了，童年的情景卻永遠是那樣的清晰，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呢，是昨夜夢中的經歷吧，剛剛夢醒！

念念不忘故鄉情

一九一九年我誕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開口鄉北渠村，地地道道的農村，典型的漁米之鄉。河道縱橫，水田、桑園、竹林包圍着我們的村子，春天，桃紅柳綠。家裡平常吃白米飯，穿布衣裳，生活過得去，比起高樓大屋裡的富戶人家來我家很寒酸，但較之更多的草棚子裡的不得溫飽的窮人，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很幸運，我七歲就上了學，私立吳氏小學就設在吳家祠堂裡，父親當教員，兼校長。小同學都是赤腳夥伴，流鼻涕的多，長疥瘡的也不少，我們玩得很歡，很親密，常說悄悄話，至今忘不了他們的音容笑貌，他們永遠跳躍在我對故鄉和童年的懷念中。



《故鄉小巷》(一九八一年作，水墨設色)

土地不老，卻改觀了。原先，村前村後，前村後村都披覆着一叢叢濃密的竹園，綠陰深處露出片片白牆，家家都隱伏在畫圖中。一場「大躍進」，一次「共產風」，竹園不見了，像撕掉了簾幕，一眼便能望見好多統統裸露着的村子。我童年時心目中那曲折、深邃和神秘的故鄉消失了。孩子們是喜歡桑園的，鑽進去採桑槎吃，一面捉蟋蟀。我到今天還喜歡桑園，喜歡春天那密密交錯着的枝條的線結構畫面，其間新芽點點，組成了豐富而含蓄的色調。

當年廟會印象深

我小時候生過一場病，母親求神許願，許願到楊茂公橋的廟會上去敬菩薩。病好後，便要去還願。楊茂公橋離家有幾十里路，那裡兩年一度的廟會十分熱鬧，遠近聞名，能去看看這盛大的節日確是無比的快樂，我歡喜極了。我看各樣綵排着的戲文邊走邊唱，看騎在大馬上的童男童女遊行，看高跳走路，看蝦兵、蚌精、牛頭、馬面……最後廟裡的菩薩也被抬出來，一路接受人們的膜拜。人山人海，賣吃的擠得密密層層，各式各樣的糖果點心、雞鴨魚肉都有，我和父親都餓了，我多饑啊，但不敢，也不忍心叫父親買。父親從家裡帶來粽子，我個偏僻地方父子倆坐下吃涼粽子。吃完粽子，父親覺得我太委屈了，領我到小攤上吃了碗熱豆腐腦，我他也吃，他也不吃。賣玩意兒的也不少，彩色的紙風車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製的花蛇……顯然不可能花錢買玩意兒，但父親也同情我那戀戀不捨的心思了，回家後他用幾片玻璃和彩色紙屑等糊了一個萬花筒，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貴的玩具了。萬花筒裡那千變萬化的圖案花樣，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啓迪者吧！

難忘紹興烏篷船

我永遠記得姑爹家那隻小漁船，他多次搖着他的漁船送我到宜興和無錫投考、上學。姑爹家住太湖邊的一個大漁村裡，村裡幾乎家家有船。村子很長，一家緊貼着一家沿小河排開，每家的後門臨河，每家的船便繫在自家後門口的大柳樹上。白天，船都下湖了，風平水靜的時候，那垂柳籠罩下的漁村倒影是挺美的畫境；傍晚，船都回來了，小河裡擠得看不見水面，家家七手八腳從船裡提魚上岸，忙成一片。湖裡蘆葦叢中棲息着一種小鳥，叫黃雀，就像麻雀般大小，漁



畫家吳冠中

民們捕來當肉食賣，一如北方的鐵雀。表兄們說，捕黃雀要在深夜，一面張好網，從另一面敲響趕黃雀撞網，於是，一捉一大堆。我聽了真興奮，也想跟着去捉一回，父親堅決不同意，還是去不成。終於有一次，我也進到湖上的蘆葦叢中去了。那時候軍閥混戰，當吃了敗仗的敗兵逃到村子時，不成隊伍了，他們更無法無天，情況也就更可怕，打破門到家裡抄，抓到男人要花邊(銀元)，抓到女人便強姦。有一次情況特別緊張，據說就要在我們村子不遠處打仗，滿村人心惶惶，有錢人家躲到宜興城裡去，去不了城裡的也投奔遠親去。姑爹來家了，叫我們住到他家，情況緊急時可以上小船躲入湖裡蘆葦叢中去。我和母親及弟弟決定跟去，父親不肯去，他說只要我們走了，他一個人什麼也不怕，其實，他是不放心這個家。後來真的打起仗來，我和母親等擠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駛入湖裡的蘆葦叢中去，人多船小，姑姑和表姊們分別擠進了他們鄰居的船中。聽到砰砰的槍聲，飛彈在頭上空中吱吱地尖叫，心驚膽戰，大家把棉被蓋在身上，蒙住頭，說子彈是硬的，萬一落下來，吃硬不吃軟。我完全忘記了捕黃雀的事，也沒有留心蘆葦裡有什麼有趣的東西，只擔心子彈飛來，更擔心父親此刻正躲在什麼地方呢，母親急得不斷流淚。小小漁船永遠地在我腦海裡留下了難忘的形象，親切的形象。我特別喜愛魯迅故鄉的烏篷船，我的繪畫作品中經常出現水鄉小船，正淵源於姑爹家的漁船吧！



西湖美景 王鉅科攝

平湖秋月名聯

名聯賞析

「平湖秋月」是西湖十景之一，在白堤南端。唐代中葉建有望湖亭，至清代康熙年間，就其遺址，勒石建亭，旁構水軒，已略具園林規模。如今則是擴建為具有亭台樓閣的園林小品建築了。

清人石治棠聯云：
萬頃湖平長似鏡；
四時月好最宜秋。
嵌「平湖秋月」四字，是用白描手法來寫景的。駱成驥聯云：
穿牖而來，夏日清風冬日日；
捲簾相見，前山明月後山山。
寫出此處境界，亦甚佳。
憑欄看雲影波光，最好是紅蓼花疏，白萍秋老；
把酒對瓊樓玉宇，莫辜負天心月到，水面風來。

此聯寫得頗具詩情畫意，作者是清代名臣彭玉麟。

□梁羽生

勝地重遊，在紅藕花中，綠楊陰裡；
清遊自昔，看水天一色，朗月當空。

此聯作者是清代曾官雲貴總督的阮元，他改孫麟翁的「大觀樓長聯」為人話病，但此聯寫得還算不錯。

朱彝尊聯云：
佳趣此偏多，量來秋水平蕩，照我全身都入畫；
吟懷開不得，攜有清風兩袖，看花沿路去尋詩。
「平湖秋月」的題聯，多是站在客觀的地位，描寫風景的，即以景為主，以人作陪襯。甚或完全「無我」的，如上述的「萬頃湖平長似鏡」一聯即是一例。但此聯則是以「我」為主，用「我」來貫穿景物。「有我」之境未必勝於「無我」之境(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就是把「無我之境」放在「有我之境」之上)，但亦堪稱別具一格。朱彝尊(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)是清代著名詞人，詞宗南宋的姜白石、張炎，為浙西詞派的創始者。

清人德馨聯云：
玉鏡靜無塵，照蕩嶺蘇堤，萬頃波澄天倒影；
冰壺清濯魄，對六橋三竺，九霄秋淨月當頭。

此聯兼寫「平湖秋月」的周圍風景，寫得也算不錯，但「玉鏡」「冰壺」說的都是明月，略嫌重複。德馨是滿洲鑲紅旗人，官至江西巡撫。寫此聯時是浙江布政使。

另一佚名聯云：
欲把西湖比西子；
更邀明月說明年。
以東坡詩入聯，亦頗有韻味。

(摘自《名聯觀止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)

神奇的爸爸

某日，小明正在為他的爸爸是一個偉大工程師感到驕傲，於是對小華說：「你知道喜瑪拉雅山嗎？」
小華說：「知道啊。」
小明說：「那是我爸爸建成的。」
小華說：「你知道死海嗎？那是我爸爸殺死的。」

防偷術

某人上周買了一罐好酒放在小院走廊上。第二天他發現少了五分之一，便在酒桶上貼了「不許偷酒」四個字。第三天，酒又少了五分之二，他非常生氣又貼了「偷酒者重罰」五個字。第四天，酒還是被偷，只剩下了五分之一，他的肺都快氣炸了。

好友知道了此事，就對他說：「笨蛋！你不會在酒桶上貼上「尿桶」二字，看誰還偷嗎？」他覺得挺有道理，就照辦了。第五天他哭了：桶滿了……

偷窺

大象散步，走到了橋上，看到螞蟥也在。之後，大象看了一眼橋下的河水，突然螞蟥咬了大象一口。大象說：「為什麼咬我？」原來螞蟥的妻子正在河裡洗澡。

買臭蟲

約翰到動物商店，說：「我要買250隻臭蟲，230隻螞蟥，15隻老鼠。」

店員驚奇地問：「幹什麼用？」
「房東把我轟出來了。他要求把房子恢復到我搬進去以前的樣子。」

故障

一哥們隔壁新搬來個老外，一天晚上老外敲門求助，說：「我的電視壞了，不能換台。」
這哥們兒低頭看了看手表，很鎮定地說：「全國的電視在晚上七點到七點半都會這樣的。」

為什麼哭

鄰居看見一個小男孩坐在台階上哭。
「怎麼啦，親愛的。」她問到。
「是我的父親。」小孩說，「他的手指被自己用錘子砸倒了。」
「那你哭什麼啊？」
「因為我剛才在笑。」

要酬金

醫生為患者進行了仔細檢查，最後說：
「我沒有發現您有什麼病，威爾遜先生。」
「可是，如果我把我的病告訴您，您願意付給我酬金嗎？」

笑話連篇



《白首憶童年》(一九八九年作，水墨設色)

「情歌老祖宗」陳蝶衣

□李遠榮

文人韻事



陳蝶衣曾為三千多首情歌填詞

陳蝶衣在三、四十年代已揚名上海，他填詞的經典流行曲有《鳳凰于飛》、《南屏鐘聲》、《香格里拉》、《我有一段情》。著名電影明星周璇唱的歌，大部分都是由他作詞。

最愛情人的眼淚

蝶衣最愛傳誦之作，乃潘秀瓊主唱的《情人的眼淚》：
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，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淚最珍貴，一顆顆眼淚都是愛……
此外，他也喜歡《春風吹上了我的臉》：
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，告訴我現在是春天，雖然春風無限好，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……
每當哼起這兩首歌，蝶衣都興奮不已，時而淚流滿頰，勾起了對往事的回憶，時而春風滿臉，興嘆今生無悔。

「蝶衣」得名來歷

跟蝶衣(人們都這樣尊稱他)見面那年，他已九十三歲了，仍然耳聰目明，思維清晰。寫字手不抖。
在一位友人的飯局中，蝶衣與我一見如故，並題詞相贈。寫的是呂留良聯語：
天地入胸臆，文章生風雷。
在閑談中，他告訴我「蝶衣」之名的來歷。原來當時他在上海報館工作，喜歡看「鴛鴦蝴蝶派」的小說，其中看了「蝶衣金粉」印象深刻。因為他年紀小，大家都叫他「小弟弟」，「弟弟」和「蝶衣」在上海話裡是諧音，便以此作筆名，原名反而被人忘記了。「蝴蝶有衣的時候，翩然飄過每一季花香。」多麼美麗的名字。

一九九六年蝶衣榮獲CASH「音樂成就大獎」，被封為「一代作詞人」。
蝶衣晚年幸福，夫人梁佩瓊是著名填詞人，長子陳燮陽是上海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，次子陳志揚是著名化妝師，女兒陳力行現居南京，是合唱團團長兼主唱，蝶衣後繼有人。
為了把多年來所寫的傳統詩、詞保存下來，蝶衣出版了《花窠詩葉》、《低徊詞》、《由來千種意是桃花源》等著作，流傳於世。
(摘自《名流雅士逸聞》，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)

鍾情——港產「瑪麗蓮夢露」

□林鼎

昨夜星光

昔日的明星風采，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。今天的電影，所賣弄的，大多是「場面」、「特技」。演員欠奉的是演技、內涵、修養。早年的影星，確有明星風範。不管是國語片的林黛，還是粵語片的林鳳。都有「絕代風華」的魅力。早年的影迷，寧願餓肚皮，也要大破怪囊，看她們的戲。

一九五五年的鍾情。港產「瑪麗蓮夢露」也。鍾情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歌唱片的代表人物，外號「小野貓」。